

杜詩鏡銓

37853

I 222.742 / 3-1

杜
詩
鏡
銓

[唐] 杜甫 著
[清] 楊倫 箋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
册

杜 诗 镜 铨

(全二册)

[唐] 杜 甫 著

[清] 杨 伦 笺注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39 插页 1 字数 643,000

1962年12月第1版 1980年7月新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4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159 定价: 3.80 元



杜 甫 像 (采自南熏殿舊藏《唐名臣象》)

再版說明

清人楊倫箋注的杜詩鏡銓，是具有代表性的杜甫詩集注本之一。楊氏參考了宋代至清代的各家杜詩注本，頗能裁擇各家之長，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，糾正、補充舊注中的一些錯誤和缺漏。本書的注釋比較平正通達，簡明扼要，不穿鑿附會，不作繁瑣的徵引和考證。楊氏除了着重根據歷史背景闡明作品的寫作年代和主旨外，還注意到對詩意的疏解，並精選諸家評箋作為注釋的重要補充。由於具有上述特點，本書向來為研究杜詩者所重視。

一九六二年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用本書原刻本標點出版，並請郭紹虞同志撰寫前言。現訂正了書中若干錯字和標點錯誤，予以再版，供讀者研究參考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

前言

郭紹虞

楊倫的杜詩鏡銓以精簡著稱。不穿鑿，不附會，不矜奇，不逞博，而平正通達，自使少陵精神躍然紙上，這就是這一部書的長處。大抵自詩史之說興，而注杜者遂多附會史事之論；自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興，而注杜者遂又多徵引典實之作。杜詩反映了當時的現實，以史證詩，當然無可非議，但強加附會，則失之鑿，甚至捏造史實，則更近於妄。杜甫『讀書破萬卷』，沒有杜甫之學當然也不易理解杜甫之詩，但字字求解，都要找出來處，甚至搜羅僻典而與詩義無關，則將以眩博，也適形其陋而已。所以浦起龍謂『杜之禍，一烈於宋人之注，再烈於近人之解』，也不是無因的。

杜詩一向受人推崇，何以解人難索，反有這種現象呢？這不能不說是注家的問題了。注家求深得鑿，求明轉繁，鑿近於誣，繁易成蕪，誣與蕪兼，非繆則穢，於是杜詩之真面目，真精神，反變得不易理解了。昔人謂史家要有才學識三長，我以為注家也是如此。我所謂注，是包括注和解和評三方面的。注以明其義，解以通其旨，評以闡其志和論其藝，所以注則重在學，解則重在才，而評則於才學之外，更重在識。楊氏有詩

人的創作經驗，深知作詩甘苦，所以即使講些『轉按照應脈絡貫通處』，而能『順其文勢之自然』，加以說明，自不致陷於兔園習氣，成爲『陋人立陋法』（王夫之語）；即使『語語求其着落』，考證時事，以意逆志，但不爲異說，不尙臆度，也自然免於穿鑿支離之病。再加以反復沈潛，好學深思，所以一方面能正仇、浦諸家之誤，補朱注之缺，一方面再能裁擇各本之長，以歸於至是。這即是注家才學識三長的表现，而杜詩鏡銓一書所以特別受人重視之原因就在此。

然而，話又得說回來。是不是此書一行而前人注杜之作都可以廢棄呢？則又不然。楊氏之書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的。沒有前人之注，不可能有楊氏之書，而同時沒有楊氏之書，反不能顯出前人之注之長。前人之注杜固然病在鑿與繁，但是除了一些無識的注家援引僞作杜詩事實一類之書以外，一般都有一些特點可作參考之資。所以不要震於此書序中畢沅諸人之說，認爲前人之注完全可廢。如果要於杜詩中選一本一般適用的讀本，則杜詩鏡銓誠是最適當最合理的書；如果對於杜詩要作深入的研究，則前人之注不可盡廢。儘管楊氏於箋注紛挐之中，『搜討實費苦心』，但是一人之見總有它的局限性的；何況昔人書籍更有沈埋晚出之事。卽如王夫

之的夕堂永日緒論，在現代人看來覺得很平常，是習見之書，但在楊倫那時却不易看到，所以開卷龍門奉先寺詩解天闕雲臥一聯，只能取楊慎之說改『天闕』作『天闕』，認爲『天闕雲臥乃倒字法』。其實，假使如王夫之說，認爲『闕』字『臥』字乃子美早年下字法，從陰鏗、何遜來，那末許多曲說一掃而空，也就不必改『闕』爲『闕』了。

學問之事總是後來居上，這是肯定的。杜詩鏡銓一書，簡明扼要，有勝過前人之注之處，這也是肯定的。然而我們既不要看到它的一些突過前人之處，就捧得太高，認爲前人之注一無是處；也不要只看到一些因襲之處，就抑得太低，認爲不過是抄襲成書。現在整理古籍的工作正在開始。我們應當在前人的基礎上批判繼承，進一步提高，以求突過前人，也是分內之事，但是千萬不要過度誇張自己的一些成績，乃至輕率否定前人的成績。這也有關學風問題，故特發其義於此。

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

杜詩鏡銓序

畢序

杜拾遺集詩學大成，其詩不可注，亦不必注。何也？公原本忠孝，根柢經史，沉酣於百家六藝之書，窮天地民物古今之變，歷山川兵火治亂興衰之蹟；一官廢黜，萬里饑驅，平生感憤愁苦之況，一一託之歌詩，以涵泳其性情，發揮其才智；後人未讀公所讀之書，未歷公所歷之境，徒事管窺蠡測，穿鑿附會，刺刺不休，自矜援引浩博，真同癡人說夢，於古人以意逆志之義，毫無當也。此公詩之不可注也。公崛起盛唐，紹承家學，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、漢魏樂府，吸羣書之芳潤，擷百代之精英，抒寫胸臆，鎔鑄偉辭，以鴻博絕麗之學，自成一言；氣格超絕處，全在寄託遙深，醞釀醇

厚，其味淵然以長，其光油然以深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欲令後之讀詩者，深思而自得之；此公詩之不必注也。是公之詩卷流傳天地間，原自光景常新，無注而公詩自顯，有注而公詩反晦矣。宋、元、明以來箋注者，不下數十家，其塵羹土飯，蟬聒蠅鳴，知識迂繆，章句割裂，將公平平生心蹟與古人事蹟牽連而比附之，而公詩之真面目、真精神盡埋沒於至囂垢穢之中，此公詩之厄也！注杜而杜詩之本旨晦，而公詩轉不可無注矣。陽湖楊進士西蘇，少游名場，卽工聲韻之學，宗仰少陵，能篤信謹守，涉其藩籬，窺其堂奧；搜羅古集，攷核遺文，片言隻字有關於杜詩者，節取而錄存之，歲月既久，積成卷帙，爰製杜詩鏡銓一書，以質於余。余自束髮授詩，與吳下諸子，結爲吟社，每討論源流，必以工部爲宗。有友人株守明人箋注一冊，珍爲枕中祕本，謂能箋釋新、舊唐書時事，確當詳贍，此讀杜之金針也。余應

之曰：如此何不竟讀唐書。友人廢然而去。今閱楊君是書，非注杜也，將各家注杜之說，勘削紕繆，盪滌蕪穢，俾杜老之真面目、真精神洗發呈露，如鏡之不疲於照，而無絲毫之障翳也。是由前之說，杜詩之不可注，不必注，竊冀當代宗工，扶輪大雅，抉草堂之精髓，求神骨於語言文字之外，而棄初得之筌蹄也；由後之說，近日杜詩之不可無注，又以風雅夙絕，迷塗未遠，探浣花之門戶，俾端趨向而識指歸，爲後學示以津逮也。則楊君是書，安得謂非詞壇之正的，少陵之功臣也哉！

乾隆壬子孟春下澣，鎮洋畢沅書於武昌節署之叢桂軒。

朱序

余夙聞楊子西河名，來皖出示所著杜詩鏡銓二十卷，首言用力幾二十年，排纂成帙，又閱五年，其於杜可謂勤矣！昔之治三百篇者曰：正得失，動天

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傳注家以詩爲最古，詩傳猶未能盡應爾雅，賤則多以禮注詩，論者謂其特長於禮，此注之難也。今言詩率舉陶、杜爲獨得三百篇遺意。陶詩自梁昭明太子、北齊陽休之編次外，注者絕鮮。宋時注杜已有王洙、宋祁、王安石、黃庭堅、薛夢符、杜田、鮑彪、師尹、趙彥材等九家，原書不傳，尙見於郭知達之所采集。杜之奧博，有非詁訓不顯。治亂之迹，與國史相證，近於變風雅之義。注家徵實，病其支虛則鑿，章比句櫛則固，治杜之倍難於諸家也。是編裁擇各本，草薶沙汰，以歸簡約，使讀者開卷瞭然。至其疏通證明，往往出前賢尋味之外。又博採諸名家評隲，附列簡端，如元高楚芳採劉辰翁之例，而後杜詩之學，闡發始無遺憾。雖其沉著獨絕，殷殷乎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者，仍必待其人自領之。要之學者得此爲津筏，厥功爲不朽矣！

乾隆辛亥嘉平月，大興朱珪序。

周序

乙巳歲，余任湖北糧儲道，值楊君西舛掌教江漢書院，愛其品粹學醇，還往無間。今歲來訪余皖江藩署，出所著杜詩鏡銓見示，並索序於余。余讀竟作而嘆曰：少陵詩兼綜衆體，冠絕古今，昔人稱之爲詩史，爲詩聖，復何容贅一辭？然子美非僅以詩見也。子美以一小臣，旋遭罷黜，乃流離困蹶，每飯不忘朝廷，忠義自出於天性。至其才與識，則亦有過人者：在安史之亂方劇，扼寇蘆關，斬鯨遼海，論事切中機宜，多與李、郭諸公相合；以及回紇、吐蕃之蹂躪，強藩分鎮之不恭，宦豎典兵之爲害，皆有以見於幾先，而憂深慮遠；美王相國則思復屯營之制，嘉元道州則深哀徵歛之苛，迨勗修德以致時和，法斗魁而求元輔，於本原之地，尤三致意焉。使得行其志，所

謂致君堯舜，再使俗淳者，良非虛語。乃宋祁無識，輒云公好論天下大事，

高而不切，亦猶陳壽作史，謂將略非武侯所長。觀公蜀中懷古詩云：伯仲

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非徒詠古，蓋亦借以自況也。顧公詩包羅

宏富，含蓄深遠，其文約，其詞微，稱名小而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，亦有

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。苟不得其解，往往視忠愛爲刺譏，等憂危於訐激，

詩義晦而公之所爲自比稷契者，其志亦將以不明於天下。楊子研精二十

餘年，乃盡得其要領，章疏節解，珠聯繩貫，於異說如蠅，一一爬羅而剔抉

之，以求其至是，如鏡燭形，一經磨瑩而其光愈顯，使凡讀公詩者，有以知

公之志，悄然興悲，肅然起敬，信足動天地而感鬼神。他如棲屑之出北史，

扶侍之出漢書，寄韓諫議詩楓香之當引十洲記，江樓夜宴詩海查之當引拾

遺記，皆舊注搜索所未及。其餘訂正舛譌，不一而足。又昔遊詩商山、呂

尙，當指汾陽、鄴侯；瞿，唐出峽詩伊、呂、韓、彭，斷指杜相、崔旰。攷證詳確，尤能發前人所未發，然後嘆其用心勤而爲學博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！昔松陵朱鶴齡氏著杜詩輯注，一時盛行於世，至雞林賈人，亦爭購其書。是編出，吾知其不脛而走，必有以先覩爲快者，其爲嘉惠來學，豈淺鮮哉！爰不辭而爲之序。

乾隆歲次辛亥長至後二日，滇南同學弟周樽撰。

自序

自昔稱詩者，無不服膺少陵，以其原本忠孝，有志士仁人之大節，而又千彙萬狀，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；視他人尋章摘句爲工者，真不啻岱華之於部婁，江海之於潢潦也。顧其學極博，體極備，用意極深遠，自非反復沈潛，未易諱然已解。宋以下注杜者名有千家，邇來論列者，亦不下數十家，然

繁簡失中，卒少善本。余自束髮後，卽好誦少陵詩，二十年來，凡見有單詞隻字關於杜詩者，靡不採錄，於舊說多所折衷。年來主講武昌，閒居無事，重加排纂，義有舐滯，至忘寢食，不覺豁然開明，若有神相之者，凡閱五寒暑，始獲成書。竊謂昔之杜詩，亂於僞注，今之杜詩，汨於謬解，多有詩義本明，因解而晦，所謂萬丈光焰化作百重雲霧者，自非摧陷廓清，不見廬山真面。惟設身處地，因詩以得其人，因人以論其世，雖一登臨感興之暫，述事詠物之微，皆指歸有在，不爲徒作。計公生平，惟爲拾遺侍從半載，安居草堂僅及年餘，此外皆饑餓窮山，流離道路，乃短詠長吟，激昂頓挫，蒿目者民生，繫懷者君國，所遇之困阨，曾不少芥蒂於其胸中。自古詩人，固窮砥節，不隕其志，上下千年，惟淵明可以抗行，然後嘆子美真天人也。公之爲詩，多出於所自道。其曰：毫髮無遺憾，波瀾獨老成；又意愜關飛動，

篇終接混茫，皆非公不足當此語。至於妙取筌蹄棄，高宜百萬層，知詩外自有事在，而但索之於語言文字間，猶其淺也。今也年經月緯，句櫛字比，以求合乎作者之意，殆尙所云鏡象未離銓者。然一切檀釀叢勝之說，剪雍無餘，使淺學皆曉然易見，則亦庶幾刮膜之金篦也夫。

乾隆歲在重光大淵獻中秋前五日，陽湖楊倫題於武昌江漢書院之見山樓。